

■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、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投資動畫目的是支持年輕人實現夢想。 攝：焯鈴



■蔡冠深重視麥兜品牌，不時與創作團隊交流、討論創作方向。



■蔡冠深支持麥兜近十年，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香港品牌。



■《麥兜》三度獲得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獎。

《麥兜》三奪金馬獎 本地動畫再創高峰

今屆金馬獎最讓人意外的獎項，莫過於港產動畫《麥兜：我和我媽媽》。此系列片由謝立文編、導，麥家碧繪畫，溫情、搞笑的內容讓無數大人、小朋友為之觸動，亦先後奪得2001年及2004年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獎，加上今次，三度笑傲金馬獎，絕對不是易事。電影出品人、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笑言，《麥兜》事隔多年再得獎，足以讓大家知道香港動畫也可以很成功！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部分圖：焯鈴、受訪者提供



■蔡太（右）與女兒頌思特地飛到台北參與金馬獎頒獎典禮，並出席慶功宴。



■蔡冠深與太太蔡關穎琴對《麥兜》獲獎喜出望外。 攝：焯鈴

今次入圍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獎的只有《麥兜：我和我媽媽》和《大聖歸來》兩部，前者溫馨賣萌，以平實的畫風訴說親情；後者則被喻為國產良心動畫，在僅靠口碑相傳下，創下八億票房紀錄，是非常有實力的對手。恰恰金馬此一獎項已從缺九年，港產動畫再次奪獎，在蔡冠深眼中意義重大：「一是弘揚了香港精神，二是小豬很可愛，迷迷糊糊的、很樸實，體現的是小市民的平凡生活。麥兜總是笑對人生，顯示了香港人自強不息的精神。而且麥兜面世已經二十多年，好多人由小看到大，每個人成長的過程中總不免遇上困難，但總能堅持在逆境中笑看人生，這正正是香港人的精神。」

投資不為賺錢

「我不是搞電影的。」這句話蔡冠深說了不下三次，投資麥兜，純粹為了支持香港的創意產業。他猶記得十年前接觸麥兜，是因為新華集團旗下的新華展望傳媒有限公司在內地發行《麥兜》系列電影，後來創作人問他有没有興趣投資，他知道經營麥兜並不容易，畢竟這是一個非常本土的品牌，要打入內地市場很困難。「我不是電影界人士，我是商會會長、企業家，旗下本身有很多不同的生意，何況我不是所有電影都支持，必須是有意義的才會支持。」新華偶爾也會投資電影，但投資十年以上的，除了《麥兜》，沒有其他。蔡冠深也強調，投資麥兜不為

賺錢，也不期望一定得獎。從《麥兜響噹噹》、《麥兜嚕嚕伴我心》到《麥兜：我和我媽媽》，蔡冠深投入近億資金，收回的並不多。「票房不賺錢是公開的秘密，如果為錢，我不會投它，會投那些大卡士、大製作，回報比較穩陣嘛。」

雖然如此，但拿獎了他還是欣喜若狂，「雖然入圍的只有兩部片，不是你就是我，但我們信心不大。」當天他跟朋友吃飯，看到短信說贏了，還忍不住問「真的假的？」興奮過後，他也開始反思要如何把麥兜這個品牌做得更好。

麥兜面向世界

蔡冠深認為關鍵是必須讓內地更多人接受麥兜，再考慮如何把它推向世界。「電影對白以廣東話為主，在香港、華南地區接受度較高，但一旦翻譯成普通話，在北方人看來並沒有那麼好笑。」從投資人的角度而言，經濟效益與文化融合主導了電影的影響力，麥兜是非常本土化的品牌，「但本土也要有所改變，因應市場，畢竟香港只有七百萬人，如果十三億人都看麥兜，那就很成功了。」

他常與創作人及管理團隊聊天，提出很多想法。第一是除了面向華南市場，麥兜還要面向全國、要更加接地氣，電影中的人物、環境要考慮加入更多一些的內地元素。其次，內容不宜太過文藝，要老少咸宜。如果有追看動畫的話，觀眾會發現麥兜遠遠不僅是一個搞笑的角色，謝立文與麥家碧透過這些人物帶出關於生命、人情

的探討，提升了一部動畫的層次。「我們想得獎，又希望體現香港精神，我們是企業家，平衡的方法就是老少咸宜，內容要豐富，既有香港元素，又得到內地人的共鳴，甚至有國際性，像迪士尼的卡通人物，全球市場受歡迎。這是我們要做的事。」他亦強調一定要尊重原創，希望盡量做到平衡。

呼籲業界支持

《麥兜》靠口碑取勝，但社會很現實，只拿獎賺不了錢的片子會讓投資人卻步，曾經有一段時間蔡冠深也很掙扎，公司裡的會計師跑來跟他說：「蔡生，盤數這樣你也做？不如算了。」他想了想，既然都做了這麼多年，不如再堅持一下，或許可以喚起大家的支持。「現在是市場經濟，而不是政府行為。人家是否接受你，最直接的反映是票房。但只有票房沒有內涵，也沒意思，我們也不想投，那就要求得平衡，既要有社會效益，又有經濟效益，這是我們追求的方向。」

目前，創作團隊已經在製作下一部《麥兜》電影，而他亦期望政府、商界能夠多支持動漫行業，讓有創意的年輕人可以發揮所長。

蔡冠深強調，金馬獎對於動畫長片的評選一向挑剔，千禧之後僅頒了四次獎，其中三次都由《麥兜》奪得，反映了香港創意產業的爆發力。蔡冠深直言，政府宜多聽電影及動漫人的心聲，制定更多的具體政策，設立更多基金，如果做不到，至少「精神上也要支持。」

「這是香港的光榮，我們只是出錢，但麥兜是整個團隊創作出來的，體現香港人的創意、才華和激情。」電影只是創意產業其中一環，卻可以衍生很多商機，「譬如建立麥兜館、麥兜像等，都可以幫助到更多的年輕人創業就業，無疑是好事。」

影音館

《極限追捕》型足廿五年

去年，聽到1991年的經典作《終極豪情》（Point Break）即將重拍，就如近日得悉美國AMBI Pictures說要以其兩億美元基金來重拍Christopher Nolan的神作《凶心人》（Memento）一樣，心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半個世紀前，當時只有三十多歲的女導演Kathryn Bigelow（她曾是科幻大導James Cameron的妻子，六年前憑《拆彈雄心》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），找來型男Patrick Swayze（六年前因癌病去世）和Keanu Reeves，上演一幕「無間道」式警匪大戰，輕易奪得八千萬美元總票房收入，當年的對手就有「老公」的超強製作《未來戰士2》。

今回執導的，是由攝影師變導演的Ericson Core，主演的有Edgar Ramirez、Luke Bracey和Teresa Palmer，講到明只取部分元素並不是重拍故事。原版《終極豪情》以滑浪掛

帥，25年後新版則以全球所有極限運動作為核心，包括越野單車、徒手浮潛、空中滑翔、徒手攀石等，再配合一個要完成八個「不可能的極限挑戰」的妄想，新世代兵捉賊就這樣展開。

選曲方面，大部分都非常搶耳，但真的是極限一族最愛的音樂嗎？起碼節拍要強勁有型、樂手都是半獨立。全碟13曲，有前Breed的結他手Andrew Watt打頭陣獻出《Runaway》一曲，其他參與單位有Headhunterz and Steve Aoki、Art Department、SG Lewis等等，最後有Dig The Kid的《Still Breathing》作結，配合電影進程，選曲還算可以。

雖不是重拍，但有小道消息指出，導演Ericson Core依舊保留原作中某些主要場面，包括Utah和Bodhi對壘時有經



典的「向天開槍」一幕、開場部分帶面具搶劫也是向上集致敬等。但最主要是Utah跟Bodhi的形象互相對調了……還有，嚴格來說，也是當年滑浪一族的「時代曲」——有Cherry Lane品牌搖滾系列Ratt和L.A. Guns、也有上世紀六十年代迷幻期代表Love和Jimi Hendrix、也有冒起的Sheryl Crow和Ice-T等等，兩齣電影，經歷四分一世紀，最主要還是要有型有款！

文：笑笑

影評

文：大秀

《踏血尋梅》踏血尋的是什麼？

白只在《踏血尋梅》中飾演殺人犯丁子聰一鳴驚人，一舉奪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。記得在他得獎前一篇訪問中，大字標題稱他為「張繼聰老友」，標題中連他半個名字也沒有。其實就算不認識朱凌凌，也應該對Hidy有點印象吧，我指基米高個friend。雖然，他和糖兄、豬欣的確有點似。不過如果你看過《踏血尋梅》，應該不會再混淆了。

由於是真人真事改編，兇手是誰毫無懸念，電影基本上一開始已經鋪敘丁子聰的殺人故事。從他被欺壓和失去家庭，到性格衝動和嫌棄自己，一步步建構其社會邊緣人身世。直至血的自慰一幕，開始將色慾和血肉重疊，成為故事高潮的前奏。毫無疑問，子聰敘述殺人過程絕對是電影最精彩的部分。血腥兇殘，對子聰而言，一切看似合理，白只亦演得極具說服力。

相較之下，春夏飾演的佳梅就顯得有點失色。不是春夏演得不好，而是角色本身未夠立體。電影為王佳梅案提出一個很大膽的說法，即死者其實有意尋死，兇手不過是助她一把。加插這個解說的意圖很明確，是想借佳梅的遭遇控訴香港這個吃人的社會。臧Sir（郭富城飾）追查時間子聰的一句：「唔係問你點解要殺人，而係問件事點解會發生」，正好呼應這個命題，也就是電影trailer中強調的「真相」。序幕中女學生的自殘情節，亦可視為社會吃人的預告。需要追問的是，電影中是否有足夠的線索推向佳梅的自毀結局？沒錯，佳梅漂泊遠方、沉迷物慾，動了真情但又被人嫌棄，最後還要出賣肉體。娃娃本來想看天下，最後卻連風景也



看不見。但如果求死不過是索K帶來的精神錯亂，就帶不出所謂的真相；如果佳梅本來就一心求死，電影又好像沒有足夠的鋪排。這樣想下去，踏血追尋的「梅」，就只能停留在「佳梅」的故事，始終尋不到共鳴。

電影的拍攝方法不俗，雖然時序不停跳接，但每一個新線索都緊接一段解說，逐步揭開人物身世，其「尋」的意味不言而喻。不過尋梅期間亦偶有突兀，例如佳梅完成第一次援交後，畫面以黑底白字打出「寂寞的人」四個大字，實在有點畫公仔畫出腸。

不得不提，雖然金燕玲失落金馬獎最佳女配角，但她的演繹非常出色，絕對有力問鼎來年金像獎最佳女配角。反而同樣入圍金馬獎的郭富城就顯得有點失色，沒什麼發揮機會，鋒芒完全被白只蓋過。銀幕上是男主角，銀幕下就淪為男配角了。

有些電影中的變態殺手其實並不可怕，因為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瘋狂的原因，自然視之為劇情需要，知道「變態」都是虛構的。但當我們看到一幕幕血腥肢解的畫面時，開始有點明白為何人要尋死，又有點明白為何愛一個人會變成殺一個人，那才是最可怕。很多事情我們不認同，但不代表它們不存在。

影訊

杜琪峯回顧鮮浪潮十年

「鮮浪潮2015—國際短片展」將於2015年12月7日至20日舉行，今年共有七十部短片在百老匯電影中心公映。鮮浪潮正式踏入十周年，發起人及顧問杜琪峯指，鮮浪潮是為年輕電影創作人而設的平台，經歷十年，參賽者的作品無論在創意發揮及製作技術上都愈來愈成熟。本地競賽方面，由初期報名人數只有數十人，至今年吸引330人參加，可見鮮浪潮已成為本地矚目的短片比賽之一。多年來亦見到不少參賽者藉此投身行業。「未來，希望鮮浪潮能開拓更多資源，從增加拍攝成本及放映平台方面幫助參賽者。」

今次入圍的七十部短片中，本地作品佔三十四部、海外年輕導演的短片有二十六部，加上九部鮮浪潮十周年精選作品，呈現了鮮浪潮的多元性。今年主辦方更邀來日本名導演原田真人帶來全新的江戶時代電

■杜琪峯分享鮮浪潮十年的成果。



影《投靠女與出走男》，作為鮮浪潮十周年的開幕電影。

此外，「鮮浪潮」邀請十二位著名導演擔任導師，包括陳慶嘉、張玉梅、張婉婷、蔡甘銓、馮慶強、黎子儉、劉國昌、羅啟銳、曾翠珊、邱德濤、游乃海，以及應亮。他們指導年輕導演從創意出發，擺脫所謂的技巧、模式等束縛，創作實驗性的作品。

「鮮浪潮2015」設有「本地競賽部分」，入圍作品將競逐「最佳電影」、「最佳創意」、「最佳劇本」與「最佳攝影」及最高榮譽的「鮮浪潮大獎」。本年度的總評審由三位資深電影人擔任，包括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電影及媒體歷史教授Ian Christie、東京銀座電影節節目總監山尚三及資深電影工作者楊紫燦。